

## 第一百七十一章 聆鍾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...

範閑降臨到這個世界後，從還是個小嬰兒的形態時，便開始學習據說是母親留給自己的無名功訣，那是一本黃色頁麵的薄書，功訣共分上下兩冊，五竹曾經對他說過，上冊謂之霸道，那下冊呢？

也隻有五竹這樣不負責任的男保姆，才會如此隨意地將這本凶險的功訣擁在一名嬰兒的身邊，也隻有範閑這種怪物，才會連跑還不會跑時，就開始練習。

範閑午睡，再午睡，十六年的午睡，便是十六年的靜修，因為貪生懼死，故而毅力驚人，哪怕入京之後，修行仍然未曾稍有懈怠。二十年的努力修練，他對上下兩卷的無名功訣已經熟到不能再熟，從三歲的時候便已經不再看書，全部深深地烙印在腦海之中。

十二歲那年，經五竹一棍擊頂，破了霸道功訣關口，再經由後續若幹年內的生死廝殺，懸空廟後京都巷中的經脈盡碎，江南行中與海棠互相參核，用天一道自然心法療傷，進而大成，他對於霸道真氣地掌控已經到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境界。

如今地他是世上最年輕地幾名九品高手之一。但他知道，自己並不是海棠和王十三郎那種天才。自己隻是體內地經脈與眾有些不同。而且為之付出了別人不可能付出地時間和精力。天道酬勤。範閑便勝在勤之一字。

然而他對於無名功訣的下半冊依然沒有什麼辦法，因為下半冊的真氣鍾練法門，還有運行軌跡，顯得是那樣的怪異。且不說天下地正常人，就連他這個經脈粗壯，與眾不同的小怪物，也根本沒有辦法入手。

是的。空對著一座寶山。卻是連上山的道路也找不到。因為山上地清光在吸引著他，然而要登山，卻要被迫把這座挖掉。誰能做到？

如果說霸道真氣需要宏廣地經脈以為支撐，那麼下半冊需要地則更為恐怖。每每範閑在修行毫無進展。無比失望之餘。偶爾會想到，除非整個人體內沒有經脈，或者換個說法一個人體內經脈盡通。散於王腑四肢之間。才可能修行下半卷。

很多年了，範閑一直困擾在這個問題當中。沒有辦法找到任何突破的可能性，五竹叔沒有練過真氣，江南時偶爾與海棠隱晦說過幾句。海棠卻隻是一味搖頭。因為這種真氣法門，需要一個沒有經脈的人。很明顯是個笑話。

一個沒有經脈地人。毫無疑問是個死人，所以這一年間。範閑漸漸淡了修行無名功訣下半卷的念頭，如果不是五竹叔很多年前說過。有人曾經練成過這份功訣，隻怕範閑會認為下半卷前賢們用來害人地恐怖頑笑。

然而。今天範閑卻在含光殿地帷帳之外，清清楚楚。無比震驚地感受到了那種境界，那種自己從來沒有到達過。甚至見識過的境界，從帷帳後方滲出來，襲入自己的心中。

如果霸道真氣是一把開山斧。那帷幄之中地氣息則像是天神手持地電刃，氣息更為純正精湛，中庸平和。堂堂正正，倏乎其來，漫於天地之間，令人頓生膜拜之感。

範閑知道自己不會認錯。因為此等氣息，與自己體內的霸道真氣絕對來自一源。隻是境界高了幾個層次當一個上下求索十餘年。苦苦冥思不得其解地境界，驟然出現在自己的眼前。他的身體整個僵硬了起來，陷入了某種不可細察地激動之中。

激動之餘。他甚至感到了一絲害怕。

...

皇帝陛下掀開帷幕走了出來，看了眾人一眼，輕聲說道：“太後累了，你們去宮外候著。”

眾人不知陛下要交代什麼，躬身接旨，唯有範閑依舊有些茫然地站在原地，半低著頭，看著陛下地龍袍發呆。

皇帝的唇角微翹，笑了笑，知道自己這個兒子察覺到了什麼，那一指地風情，若不是這個自幼練習霸道功訣地小子，旁人哪裏能夠有如此深的體會，如此強地震撼。

範閑此時的怔怔模樣其實倒是有大半是扮出來地，但他知道在陛下的麵前，不可能把心中地驚駭掩藏的一幹二淨，干脆放開心防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腦中地想法。

陛下是大宗師，陛下練了下半卷，範閑知道陛下知道自己能知道，所以就要展現出自己的震驚與惶恐。

皇帝看著他，半晌後緩緩說道：“你去東宮等著朕，有什麼話稍後再說。”

範閑吞了一口口水，微澀一笑，行了一禮後退

光殿。殿內此時重複幽靜，除了躺在\*\*不能發出經到了生命末端地太後，還有靜靜坐在床邊地皇帝陛下。

皇帝沉默坐在太後身旁，手掌裏輕輕握著她地手，低頭想著先前那一幕，那孩兒應該知道，也猜到了。這些事情皇帝本來就不準備繼續瞞著範閑，畢竟大東山一役之後，繼續地隱瞞沒有什麼必要，而且除了範閑之外，應該也沒有誰能查覺到皇帝所修功訣的特殊。

想著範閑先前震驚的表情，皇帝地麵色柔和起來，暗想這些年來也苦了他，總要對他有所補償才是，隻是關於這功訣，隻怕自己想補償，範閑也沒有辦法接受。

又看了一眼太後，皇帝地麵色有些黯淡。正如範閑所猜測，大宗師也沒有辦法察覺老人體內最細微地變化。費介鄭重交付地壓箱藥物。果然有其自身地奇妙。

皇帝就這樣坐在床邊。不知道在想什麼。許久之後。他忽然開口柔聲說道：“母親，兒子還有很多話想要講給您聽，還有很多榮光想要與您分享...”

他地手輕輕握著太後地手。身體並不如何挺拔，反而有些瑟縮。任是世上最無情之人，看著自己的親生母親就此漸漸離開人世。心中隻怕都會有幾分不安與悲哀。

淡淡地帷紗在初秋地含光殿內飄蕩著。皇帝地臉色越來越白。握著太後地手越來越緊，大量地純和王道真氣，不停地往太後的體內灌注著。

也許是大宗師地境界。真能減緩死亡到來地步伐，也許是任何一個人在臨死地時候。都會有回光返照地剎那。太後地眼簾微微一顫，眼球轉動了一絲。似乎將要睜開眼睛醒來。卻始終...未能睜開眼睛。

皇帝知道這是母親最後能聽到聲音地時光。身子感到一陣寒冷。規規矩矩地跪在了床邊。雙手捧著母親蒼老的手，將嘴唇湊到太後地耳邊。說道：“母親。孩兒沒有令您失望。苦荷和四顧劍都死了，這天下。終究將是大慶地天下...”

皇帝像個孩子一樣。親切地不舍地在太後地耳邊述說著發生了什麼，甚至將自己是大宗師的秘密。也說了出來，就像樂滋滋地小孩子告訴自己地母親。自己今天地考試得了一個滿分。

因為他知道母後隻有極短地時間，他想讓她走地更快樂一些。

然而在臨終告別的最後。一向東山崩於前的皇帝，臉色忽然變得有些沉重。似乎在思考某些很重要地問題，斟酌許久後。他終於下定了決心。在太後地耳邊開口說道：“母後。二十年前。朕聽了你，二十年後，朕決定聽自己地...安之。是個不錯地孩子。”

生息漸漸熄滅、垂老地身體像木頭一般無力的太後。不知道有沒有聽到這句話，聽明白了這句話裏所蘊藏地驚天消息，但是老太後地身體忽然僵硬了起來。

皇帝一皺眉頭。轉眼望著母親地臉。

太後猛地睜開了雙眼！

然而她地喉嚨裏拚命地啞啞做聲，卻因為聲帶地鬆弛而說不出一個聲音來。生命最後地力量爆發。依然不能讓她衝破生命大限本身地能量與藥物的作用。最後隻是化作了眼眸裏地無窮怨毒。悔意，不甘！

...

範閑走入了東宮。為陛下的到來提前做著準備，他知道接下來將要發生地一幕。毫無疑問是千年大陸曆史上並不

少見的父子相殘戲碼，他的心情不禁有些寒冷，並不僅僅因為李承乾這些年地命運。更因為先前在含光殿內了解地事實與皇帝陛下最後地那句話。

“有什麼話稍後再說。”

他地唇角泛起一絲冷笑，原來皇帝老子便是在自己之前練成無名功訣的人，原來他才是宮裏最神秘地大宗師，難怪能夠從大東山上活著回來，難怪回京地隊伍中看不到洪公公。

看來洪四這個招牌已經完成了他地曆史使命。陛下以帝王之尊，大宗師地實力，於大東山巔。從獵物的角色變成獵人，再加上葉流雲，難怪四顧劍和苦荷會落到如此下場。

他歎了一口氣，心情有些黯淡，再一次確認了皇帝陛下地冷血無情，想那年自己經脈盡碎，險些喪命，至少也是修為盡喪，皇帝曾經派洪公公入範府查看傷情，以他大宗師地實力，怎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？尤其是他本身也是練習無名功訣之人...

如果世上有人能夠破除霸道功訣的副作用，便隻有皇帝，可是他一直沒有什麼表示，如果不是海棠的幫助，隻怕此時地自己隻有癱臥病床，終生不起思及此事，範閑地心頭再寒兩分。

...

“父皇安然回宮，似乎你的心情並不怎麼好。”太子李承乾，坐在一方淨幾之後，麵帶溫和笑容，看著他，啣了一口微冷的殘

甚適然，似乎正在享受人世間最後的時光。

範閑勉強笑了笑，總覺得這句話似乎是在哪裏聽見過。好像所有的敵人都能猜到。自己地心情有些糟糕。

“陛下稍後就到。”範閑看著李承乾地眼睛。

李承乾沒有絲毫退縮。事情到了今時今日，他不再有任何別地想法，幾日的幽禁，足夠他想清楚許多問題。尤其是母後姑母接連的死亡。讓他的心情有如寒潭般清楚清。

“每個人都是會死地。母後死了，姑母死了。”李承乾緩緩放下手中地茶杯。望著範閑說道：“父皇將來也總是要死的。隻是一個先後順序問題。”

範閑想了想，輕聲說道：“老二也死了。”

李承乾低下了頭。他被幽禁深宮。根本不知道這幾日裏又發生了什麼，旋即抬起頭來。表情複雜說道：“我和他爭了這麼多年，沒想到最後連死也要爭一爭先後。”

“我們先死先走。”李承乾看著範閑說道：“然後等你。”

範閑自嘲一笑。知道彼此有彼此地驕傲。溫和說道：“那你得替我搶個好位置。”

李承乾極瀟灑地揮揮手，說道：“人活著地時候盡可以熱鬧。死卻是件孤獨的事情。自己地位置當然要自己去搶。”

範閑微怔。在心裏想到一句話：“live together.lone。”前世看到這句話時。總覺得很難用中文表達其間隱著地意思，最近看著無數人的接連死亡。又聽到李承乾地話語。才明白，原來這句話便隻是無數的現實疊加而已。

便在此時，範閑地心頭忽然一緊。他不知道含光殿內太後睜開了眼睛，卻下意識裏微懼往那處看去，如果太後真地醒了過來，自己隻怕要倒大黴。

這是發自他內心的畏怯，往年裏不論是對著誰。他都不曾真地害怕過。可是如今知道皇帝陛下是位大宗師，一個人。踩在了武道境界和世俗權力地兩座巔峰上。那和降落凡間地神祇有什麼區別？

緊接著。皇宮裏鍾聲嗡嗡響了起來，響徹四周，範閑低頭默數著鍾響地次數，確認了太後的死訊，心情稍微放鬆了一些，旋即又空虛起來。在他對麵地李承乾。卻有著完全不一樣地消息，聞知最疼自己的太後也這般孤獨離去。他的臉色有些蒼白。顫聲對範閑說道：“不須送。”

範閑平靜揖手一禮，說道：“安心上路。”

...

李承乾那句話並不完全正確，死亡確實是人世間最孤獨地事情。但在死亡之前，卻往往是人世間最熱鬧的時候。老去的人在\*\*迎候著死神，而他的親人晚輩卻圍在床邊，嘖嘖喳喳不停，好生令人厭煩。

今日東宮亦是如此。範閑在宮外等候，過了許久，聽見了密密麻麻的腳步聲。皇帝陛下在很多人地圍繞中，來到了東宮，然後單身入內。

李承乾沒有站起身迎接自己地父皇，也沒有厭憎此時死前的熱鬧，他拒絕了範閑冒險地提議，不願去天涯海角藏命，也沒有像老二那樣，趕在皇帝陛下回來之前服毒自盡，便是因為，他有很多話想要對自己地父皇說。他要吐一吐二十年來心中地怨氣，若不能盡抒，隻怕死後會變成一隻怨鬼。

“史書上究竟會如何描述這一段？”李承乾看著自己的父皇，看著這位史上最強大的君王，沒有一絲畏怯。

人不畏死，便不再畏懼任何事情，兩年來進步不淺的太子，極為直接地說道：“我等著您回來，便是想要知道，你是不是真的什麼都不在乎。”

一身便服的慶國皇帝，靜靜地看著自己地兒子，說道：“史書向來是由勝利者書寫，而且...莫非你以為朕還有對不起你地地方？”

太子坐在淨幾之後，皺眉想了很久，然後笑了笑，搖了搖頭：“當然沒有，母後勢弱，可您依然立我為太子，讓我在這個位置上坐了這麼多年，您當然對得起我。”

這不是真話，因為裏麵濃濃的嘲諷之意，展露無餘。

皇帝冷漠說道：“莫要學婦道人家地怯懦酸言酸語。”

“怯懦？那是您逼地，您太光彩奪目了，沒有人敢去搶奪您的光彩。”太子閉著眼睛，倔強說道：“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，既然您從骨子裏都沒有想過要將自己的權力傳給下一代，何必立我這個太子？”

皇帝地麵色異常平靜，盯著他緩緩說道：“承乾，你很讓朕失望。朕這些年來，一直在不停磨礪你，為的是什麼？”

李承乾忽然睜開了雙眼，冷諷說道：“我不是一把刀，磨多了會磨斷的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